



胆小鬼系列

# 子不语之 云雨画楼

张佳竹著

新锐盗墓玄幻小说家

张佳竹“子不语”系列力作

夺自狐仙手中的祖传笔记引你进入

百年迷宅——云雨画楼

● 东方神秘的墓葬秘术  
直逼心理极限的惊悚地下迷宫

● 子不语怪力乱神！  
云雨画楼天机不可泄漏！！！！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 手不语 云雨画楼

夺自狐仙手中的祖传笔记，身怀绝技“手艺人”命悬一线的盗墓经历，一切线索直指百年迷宅——云雨画楼。狸狲、猫盗尸、花煞、山犴，各种诡异古怪的物事轮番上阵。舍身葬、招魂葬……一道道阴毒的墓葬阵法禁制屏障，云雨画楼里，危机四伏，步步惊魂。云雨画楼暗藏的天机不可言说！

上架建议 畅销/惊悚小说

ISBN 978-7-219-06617-1



9 787219 066171 >

定价：20.00元

子不语

# 云雨画楼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子不语之云雨画楼 / 张佳竹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09. 7

ISBN 978-7-219-06617-1

I. 子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5260 号

---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 
项目策划 杨 冰 郑 洁  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  
美术编辑 王 霞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  
印 张 14  
字 数 190 千字  
版 次 2009 年 7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0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617-1/I·1160  
定 价 20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

引子 新人旧鬼 / 1

第一章 缘起 / 5

第二章 狐手夺书 / 9

第三章 狐计百出 / 13

第四章 鬼挠背 / 17

第五章 吕三的第一次 / 21

第六章 白毛猫尸 / 25

第七章 猓猓 / 30

第八章 舍身葬 / 33

第九章 初探画楼 / 35

第十章 失手 / 39

第十一章 画楼的第一层 / 42

第十二章 出发 / 46

第十三章 胡大头 / 49

第十四章 整装待发 / 53

第十五章 梦中之警 / 56

第十六章 鬼宴客 / 60

第十七章 猫盗尸 / 65

第十八章 生活作风问题 / 69

第十九章 血眼石 / 73

---

第二十章 隔墙有眼 / 77

第二十一章 兔儿神 / 81

第二十二章 生不同床死同棺 / 84

第二十三章 婴异 / 88

第二十四章 龟龙 / 91

第二十五章 惊魂未定 / 95

第二十六章 一声叹息 / 99

第二十七章 花煞 / 103

第二十八章 路在头上 / 108

第二十九章 镜中姬(上) / 112

---

第三十章 镜中姬(下) / 116

- 第三十一章 他不是财神 / 120
- 第三十二章 要命的财神 / 124
- 第三十三章 猫鼠一窝 / 128
- 第三十四章 更上一层楼 / 132
- 第三十五章 山獠 / 136
- 第三十六章 风神禺疆 / 140
- 第三十七章 地下古森林 / 143
- 第三十八章 纤纤树手 / 147
- 第三十九章 第九只手 / 150

---

第四十章 王陵壁画 / 154

- 第四十一章 奇怪的受难图 / 159
- 第四十二章 群英会 / 163
- 第四十三章 画地为牢 / 167
- 第四十四章 招魂葬 / 171
- 第四十五章 重见天日 / 175
- 第四十六章 胡哥的似水年华 / 180
- 第四十七章 从头说起 / 185
- 第四十八章 上山 / 189
- 第四十九章 活见鬼 / 192

---

第五十章 请女人猜谜 / 195

第五十一章 择日再死 / 199

第五十二章 连本带利 / 202

第五十三章 子承父业 / 206

第五十四章 有女若美 / 211

第五十五章 晴天霹雳 / 214

## 引子 新人旧鬼

红烛高燃，一滴烛泪缓缓地由烛芯溢出，慢慢地滚落下来。这是祖堂大厅，四处张灯结彩，笑语欢声，仆童们络绎不绝，忙忙碌碌而又喜气洋洋。高堂上坐的老夫妻两人，虽自矜持，满脸的笑意也不禁从一条条的皱纹里溢出来。

养儿二十载，今日终娶新妇，人生大快。老两口虽自欣慰，可也不禁奇怪，新妇家虽不近，离此也不过数里之遥，何以儿子去了三个多时辰仍未迎亲归来，别是傻小子在岳家给人一通猛酒灌下去，误了正事。

老两口正自担心，门外已传来大吹大擂的锣鼓声，爆竹声吼如雷，有胆小的丫头也禁不住掩了双耳，人却直直地冲向了门外。少爷新婚，给这百年老宅带来的热闹百年一见，岂可错过？

老夫妻松了一口气，笑意虽绵绵不绝，身子却不动。当然了，新妇过门，只有新妇上堂拜见翁姑的道理，哪有翁姑出门迎新人的规矩？

花轿已经停下，少爷脸上的春风唤得醒冬眠的熊。洞房花烛夜，人生小登科，得意些须，原是应该。少爷接过笑得像今晚洞房的是他的管家递过来的金簪子，略一沉吟，按捺一下兴奋的心情，沉着稳健地用它挑开了花轿的帘子。

新人含羞带怯地向前探了一步，马上有两个喜娘分左右搀住她。这两个喜娘吃得人高马大，估计就是等着这个时候派用场的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新人拎出花轿。新人也配合得很好，欲迎还拒地扭了几下身子，似乎在告诉大家，不是我思春想嫁，是被这两个家伙逮到这来的，既然如此，我只有认命。

围观的人都被新人那几下身子扭得心服口服，啧啧称赞新人端庄贤淑。

新人的脚已经落地，在两个喜娘的劫持下心甘情愿不愿意一步三晃地向祖堂大厅走去，有如弱柳扶风，有如花迎风曳。众人又叹，新人的脚不盈一握，腰不足一束，真是大家闺秀，不同凡响。只是看她那风一起，在腰上拴根绳子就能拿出去当风筝放的样子，不知道有没有贫血症。

新郎手里拿着根红绸，牵着新人，正要志得意满地回去见爹娘，只见他身旁的管家脸色一变，像活见鬼了一样，指着新人刚下来的花轿，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

这老头子平常说话嘴巴麻溜得很，怎么今天少爷结婚让他高兴成这样？少爷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

管家丝毫不理这个白眼，指着那个花轿，额头上黄豆大的汗涔涔而下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还……还……有……”

还有什么？少爷顺着管家指的方向，往花轿里看去，只一眼，顿时觉得血往脑袋上一冲，脊梁骨一寒，身子顿时不听使唤，哆嗦起来。轿子里果然还有。

还有一个新娘！身着喜服，头盖红帕，两只白生生的小手放在膝盖上，娴静地坐在花轿里一动不动！

人群顿时死寂。两个新人也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新郎的一个族叔公，悄悄地扭过管家的肩膀，轻声问道：“迎亲路上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？”

管家紧张地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吞了口口水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有……有，迎亲的队伍经过一座古坟时，突然起了一阵风沙，人马不能前进，等风沙停了，才继续赶路。”

族叔公微一沉思，说：“那阵风怕是有古怪，里面有邪物作祟。”

管家赤白着脸，不停地擦汗，说：“那怎……怎么……办？”

族叔公道：“自古流传下来的，都说爆竹能驱邪，你马上叫几个人拿几个大爆竹来，在两位新人身边不停地放，试试有没有用。”

管家马上依言让家丁拿来了几个大爆竹，叫两个家丁各自拿着，在两个新人身边不停地放。放了一会儿，其中一个新人接受不了这么热闹的欢迎仪式，竟嘤嘤地哭了起来。她一哭，另一个马上觉得自己要是不哭，未免也太坚强了，不惹人疼爱，也哭了。

两个新人一哭，管家顿时没了主意，问：“怎么办？再放下去，肯定吓坏了少奶奶，如何是好？”

族叔公手一摆，面色凝重地说：“驱邪事大，继续放，驱走了邪物，事后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。”

于是一帮人就在爆竹声中听了近一时辰的两只黄鹂鸣翠柳，情况丝毫没有改变。

这下族叔公也没辙了，只得让家丁停止放爆竹。这时新郎的爹妈早听说了这事，也赶了出来，正眼巴巴地看着族叔公，让他给拿个主意。

族叔公见多识广，稍事沉吟，道：“这青天白日的，就连爆竹都不怕，看来这邪物道行不浅啊。它别的什么都不变化，单只化做新人模样，恐怕你们迎亲经过的那座坟里，埋的是年轻未嫁的女子，青春而逝，未嫁而抱憾，未必有什么恶意，不如我们就了了它的心愿，让它一尝嫁妇心愿，说不定它会就此离去。”

老两口一想，娶一个媳妇，结果还买一送一，自己还真没什么不乐意的，当下忙着安排拜堂的事，让儿子左一个、右一个地牵上了祖堂大厅。
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不对啊，这都礼成了，那位大姐怎么还不走，再不走就送入洞房了。那少爷心一紧，这位大姐看来是想整套程序都体

验一遍,只是苦了自己,在洞房里坐着,对着两个媳妇,一人一鬼,你说先和谁啊?听说过强娶的,没听过强嫁的。

想着想着这汗就下来了,看那俩媳妇,一点走的意思都没有,少爷牙一咬,拼了,不就洞房吗,就当做好人好事,也不指望谁表扬了。

众人也无计可施,见天色已晚,只得将一对半新人送入洞房。在门外支棱着耳朵偷听了一会儿,见里面没什么大动静,逐渐安下心来,都道这邪门的东西原来也好这一口,巴巴送上门来挨糖衣炮弹,还打死不走,脸皮也够厚的。

过了一会儿,见没出什么大乱子,众人禁不住睡意,各自散了。老两口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,和衣睡下。刚闭上眼,只听见一阵凄厉无比的惨叫声传来,伴以一阵“嘎嘎”的响声,好像谁在抓狂地用手指指甲挠墙,让人听了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
老两口心一跳,当下从床上蹦起来,披头散发地就冲了出去,嘴里发狂地大叫:“我的儿啊!”

冲到洞房,众人也都已赶到,见到洞房里的情景,老两口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,只觉得像有谁拿着一块千年寒冰,正细致而有条不紊地从自己的后背慢慢地划下去,全身一阵透骨凉。

洞房里只有一个新娘,另一个已经不见了,剩下的那个正趴在地上,发疯地用头撞地,凤冠早就掉了,一头乌发凌乱不堪,几缕发丝被污血粘在了嘴角。而血,正从她的眼眶里不疾不徐地往下流。空洞的眼眶下潦草地抹着几道血痕,加上龇牙咧嘴的,真是说不出的可怖。

而那少爷也好不到哪去,满脸鲜血地趴在新娘身边,撕心裂肺地吼叫,两只手不停地握紧、张开,手指不停地挠着地面,发出一阵嘶哑的“嘎嘎”声。

这幅情景,真是说不出有多诡异。

正当大家都被眼前的这一幅惨景吓得呆住的时候,一个家丁用一种接近哭腔的声音,说:“梁上……上……有东……东西。”

众人一惊,都抬头看梁上,只见一只青翼大鸟坐在屋梁上,这会儿正目光阴鸷地看着众人。这鸟有一条大狗那么大,血红色的喙弯如钩子,两只爪子像乌铁一样,紧紧地抓住梁木。

众人被它阴鸷的目光看得头皮发麻,只见这鸟嘴一张,掉下个圆圆的东西来,正落在一个人的头上,又从这人头上滚落了下来。那人仔细一看那掉下来的东西,顿时闷哼一声,直接昏死了过去。

那从青翼大鸟嘴里掉下来的东西,竟然是一只人的眼球!

众人见此情景,不由得都噤若寒蝉。人和鸟就这样对峙起来。最后,那位族叔公心想自己反正活够了,心一横,指着那鸟,颤巍巍地说:“就是这个邪物作的祟,快,拿弓箭来,射下它。”



几个家丁听族叔公这么说，也回过神来，壮了壮胆，一起出去取了弓箭进来，在族叔公的指挥下对着那只青翼大鸟就是一阵乱箭。

那大鸟受到攻击，嘴一张，一阵似笑非笑的声音发了出来，让人觉得仿佛是阴谋得逞后忍不住的得意。正当众人被这一阵笑声弄得不寒而栗时，一转眼，那大鸟不见了。

## 第一章 缘起

我合上破旧的线装笔记本，看了看表，还不到十二点，办公室里的人已经走得七七八八。我收拾了一下桌面，两个年轻的姑娘从我身边过去，其中一个敲了敲我隔间的挡板，说：“竹子，还不走，这么勤奋？”

我随口应一声：“就走。”

她问我：“就剩我们三个没走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吃饭？”

我说：“不用了，你们先去吧，我约了人。”

两个姑娘相视一笑，暧昧地说：“现在的孩子，真不得了啊，这才多大啊，就一天一个，妻妾成群了。”

我哭笑不得，说：“我每天都跟男的出去。”

两个姑娘一脸诧异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还好这一口啊？”

我一听，得，越描越黑了，正想辩解，那两个姑娘甩下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飘然远去了。

我收拾了一下东西，也下了楼，一出来就看见霍然倚在墙角等我，不由得一阵悲愤，妈的，就为了这么个五大三粗的黑家伙，我拒绝了两个姑娘的邀请，还被误会为同性恋。我没好气地对他说：“别，别动，对了，身子再斜一点，小手放上去，你他娘这是倚窗望月啊，还是闺阁思君的姿势啊？”

霍然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：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，这是？跟吃了狗屎炒辣椒似的，说话又臭又冲的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霍然，你爸到底什么时候给你寄钱啊？”

霍然他爸是地质部的勘探专家，一年到头不着家，每次回家给他扔下一笔钱之后，拍拍屁股又走了，弄得他一年到头赖在我家混吃混喝的。我爸领我们出去，不认识的人不由自主对我爸肃然起敬：“瞧这哥俩，一个白得天下无霜似的，一个黑得天昏地暗的，难为您怎么生的。”

转眼我们大四，要实习了。我在一家小报社实习，给一个女记者打下手，写写特别报道什么的。这小报社其实没什么事干，因为是周报，一周才出一期，一期也就一个特

别报道，六七千字，轮不上我插什么手。我也乐得清闲，除了帮忙找找资料之外，其他时间全部用来看我爷爷留下来的一本笔记。

说起我爷爷，这老头子可不得了。他跟着左宗棠征过新疆，平时说起话来也是一副横刀立马的样子。小时候我和霍然都特别皮，惹急了他，老头子一手一个拎起来，放出狠话来：“把老子惹急了，把你俩小子给收拾了。”

话说得挺狠，其实他根本没舍得动过我们。他对霍然也好，跟对我没什么两样，平时有什么东西，也是先给霍然吃，剩下的才轮到，搞得我每次都不满地提醒他：“爷爷，您看清楚，谁才是您的亲孙子呐。”

其实我知道老头子是心疼霍然打小一个人在家，妈早死了，有爸跟没爸一样。霍然这孙子心底也跟明镜似的，知好知歹，见了老头子那叫一个亲热，恨不得长老头子身上去。

爷爷去世的时候，霍然哭得那叫一个伤心，几乎昏死过去。我爸感动不已，一巴掌拍他脑袋上，呜咽着说：“好，好，老头子没白疼你。”看得我惭愧不已。

爷爷去世后，没留下什么东西，只有一本破破烂烂的，被他翻得卷了边的线装笔记本。这是他从西北带回来的，他把线装笔记本留给了我。

这笔记本其实我打小就看过，不过上面的文字都是文言文的，那时候看不懂，也就没怎么去翻它，直到爷爷去世前半年多，给我讲了这本书的来历，让我重新对它发生了兴趣。

光绪元年，左宗棠以六十四岁高龄，督办新疆军务。第二年，坐镇甘肃酒泉，打响了新疆收复战役，指挥多路清军讨伐阿古柏。次年一月，占和阗，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，阿古柏于绝望中自杀。

光绪五年，中俄就伊犁问题展开谈判，左宗棠主张谈不妥就打，在新疆布置兵事，出甘肃，抵哈密坐镇，命大军三路并进，彻底击溃阿古柏残余势力。光绪七年，中俄《伊犁条约》签订，中国收复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的领土。

左宗棠在新疆期间，为保证军粮供给，曾大力开展军屯。当然了，左大帅本人是不扛锄头下地的，不但不下地，还得吃好，不但吃好，还得吃雅。老左戎马一生，砍瓜切菜无数，爱好自然不同凡响，喜欢吃活蟹，经常在月圆之夜，后花园之巅，左手拿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螃蟹，右手端着一杯竹叶青，飘飘欲仙地对月低吟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！然后一口将蟹咬掉一半，大嚼特嚼。老左又是个大胡子，满脸络腮，一时间蟹黄蟹清顺着嘴角涔涔而下。这副模样，鬼见了也怕三分，所以虽然他热情好客，举杯邀明月，而明月敢不敢来还得另说。

我爷爷虽然嘴巴厉害，其实老头子只是帅营的亲兵，专门负责老左的饮食采购，俗称勤务兵。

甘肃地处西北，想找海蟹是绝无可能了，只能想方设法找河蟹让老左生吞活剥，

但是西北地方干燥，河流绝少，除了黄河，而那河里，连水鬼都不住，更别说蟹了。

我爷爷没办法，只好上城里到处逛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糊弄老左的胃，毕竟左大帅为国西征，又是六十四岁的高龄，吃点好的也说得过去。

在城里逛了一圈，兵荒马乱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只得往回走。这时候，一家药铺旁卧着的一个人忽然一跃而起，扯住了我爷爷的衣袖。我爷爷吃了一惊，以为光天化日的，这小子敢抢左家军。

那人扯住我爷爷的衣袖，身子却晃了几晃，喘了几口粗气，说：“军爷，有件东西，要吗？”

我爷爷一听，原来不是抢劫，倒是送礼的，正眼看那人，只见他面黄肌瘦，一脸菜色，眼眶都陷了进去。他整个人都几乎靠在了我爷爷身上，才勉强立住了身子。我爷爷一看他样子，就知道他饿惨了，语气淡淡地问道：“几天没吃了吧？”

那人点点头，倒也不卑不亢，细声道：“兵荒马乱的，果腹难求啊。”

我爷爷看这人饿成这样了，还能不慌不忙，镇定自如，倒也对他有了几分好感，一摆手，示意他等在原地，转身去了隔壁烧饼铺，买了几块烧饼，又买了一点卤货，送到他面前。

那人感激地看了我爷爷一眼，慢慢地接过东西，返回药铺旁的角落里，盘腿坐下，把食物一点点放进嘴里细嚼慢咽。

我爷爷这时候也对这个人发生了兴趣，走近他身边，也盘腿坐下，说：“从来没见过一个人饿成这样还能如此细嚼慢咽的。”

那人咽下一口食物，轻声细语道：“久饿之人，若吞食太急，必致食不能消，胀于腹内，更有甚者，一命呜呼都有可能。”

我爷爷听了，不禁感叹道：“我随左帅走南闯北数年，像你这么冷静的人，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先生一定不是一般人。”

那人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落魄之人，不敢当先生之称。但求果腹而不可得，还说什么不是一般人？”

我爷爷看那人气势，虽衣裳褴褛但笃定自如，更加肯定他不是一般人，于是语气诚恳地对他说：“先生不必沮丧，虎有落平阳之时，龙游浅水，不日青云直上，又有何难？”

那人听了我爷爷一番话，眼中顿时有异样的光芒，直视前方良久，轻叹一声，说：“承这位军爷抬爱，请我吃了一顿。无以为报，只能送一件微物，聊表心意。”

说完，那人自怀中掏出一本破书来，递与我爷爷。

我爷爷还待推辞，见那人态度坚决，只好收下。看那书，纸页发黄，显见年代不短了，而蓝色封面上却空无一物，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

那人见我爷爷收下了书，才缓缓道：“这本书得来怪异，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，但



是却绝非凡品。我一家穷数代之功而不解其秘。今受军爷之恩，身无长物，只能以此相赠。”

我爷爷吃了一惊，连忙道：“既然是祖传之物，我万万不能收。”说着，把书往那人手里塞去。

那人避而不接，说道：“是祖传不假，但是却并不是我家之物，其来历之怪异，说了恐怕也没人信。”

## 第二章 狐手夺书

这人姓陈，祖上是古玩当铺的掌柜，也算是家大业大，在这城里也算得上一号人物，家里妻娇儿慈，陈掌柜好吃好喝，身材看上去就知道平日里是心宽体胖。

这一日陈掌柜开了当铺的门，旋即进来一个人，在当铺高高的柜台前送上一个白绸包裹的物件。陈掌柜接过那物件，打开层层包裹的白绸巾，里面是一对打造精美的金丝镯子。

陈掌柜的眯了眯眼，懒洋洋地问道：“这一对东西，要当多少？”

来当的那人赔笑道：“真金足货的，怎么也得有个二十来两的吧。”

陈掌柜一笑，两只手指捏起一个镯子，仔细端详，道：“真金足货倒是不假。不过什么东西一上当铺，就都是贱物。物值其当，折价过半，不瞒您说，这东西倒是值二十两，但是上当铺就只能当个十两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那人一愣，牙一咬，说：“行，把银子给我吧。东西你给我收好了，过几天我就来赎。”

陈掌柜给他开了当票，把银子给他。那人看也不看就塞入怀中，匆忙低头离去。

那人一离去，一个躺在当铺门口晒太阳的乞丐顿时连虱子也不抓了，伸起腰，开天辟地地打了个哈欠，人五人六地摆进当铺里，把身上那件黑糊糊的传家宝衣脱下来，往柜台上一扬，吆喝道：“掌柜的，宝衣一件，当银二两。”

掌柜的几乎笑出来，脸一沉，道：“去去去，这件衣服你就想当二两，敢情你早上刚喝二两，喝多了吧。衣服你还是留着传家用吧。”

那要饭的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一对铅镯子都能当个十两，我这件百衲宝衣难道还不值二两？”

掌柜的脸色一变，急忙拿出刚才收的那对镯子来看，一看，果然是假的，顿时冷汗就下来了。这陈掌柜也是个明白人，马上开了铁门，从柜台后面出来，给那要饭的作了个揖，说：“在下鲁莽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请高人指点。”

那要饭的打了个哈哈，斜眼看陈掌柜，说：“是高人我就不要饭了。”

掌柜的连连拱手不语，那要饭的顿了一顿，说：“那人在城里的十余家当铺都当过